

证据

苏智良
陈丽菲
姚 霏
著

上海172个慰安所揭秘

25年实地调查

揭开世界最大规模城市日军慰安所之谜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重大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ZD094)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慰安妇”问题研究(16KZD007)成果

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成果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规划项目成果

证据——上海 172 个慰安所揭秘

苏智良 陈丽菲 姚 霏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期间，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工具、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军事性奴隶的制度。上海曾是日军慰安所存在时间最长、最集中的城市。从1993年至今，作者团队依据战时的日伪档案、日本人在华文献和书籍、日军老兵回忆、战时中国报刊资料、中国受害者和证人的证词，并通过实地查证，发现了172个上海日军慰安所。本书将成为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战时罪行的又一力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证据：上海172个慰安所揭秘 / 苏智良, 陈丽菲,

姚霏著.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313-18862-5

I. ①证… II. ①苏… ②陈… ③姚… III. ①日本—
侵华—史料—上海 IV. ①K265.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9024号

证据——上海172个慰安所揭秘

著 者：苏智良 陈丽菲 姚 霏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谈 毅

印 制：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390千字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8862-5/K

定 价：9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26.75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64366274

前言

1993年7月，当我从上海西南角桂林路的上海师范大学到上海东南角的翔殷路调查日军杨家宅慰安所时，曾大胆地推测，上海的日军慰安所应有四到六家，因为当时我掌握的资料只有这些。24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调查成果是：上海的日军慰安所至少有172家。

上海是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城市，是日军占领地“慰安妇”制度最完备的城市，这个“世界第一”使得几万名中国、朝鲜妇女成为受害者，甚至失去了生命。

2007年我们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时，发布了149个日军慰安所的信息。本次出版，增加了这10年中我们新获得的历史信息，从而对原来的书稿进行了增补。如新发现多张日本人印制的刊有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的上海市地图，“海乃家”旧址居民动迁后所发现的精美石雕；峨眉路400号的日本海军下士官集会所也是新的重要发现。我们不仅找到日军的回忆录、地图可以证实慰安所的存在，还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不少信息。在新发现的慰安所中，既有一些在郊外的慰安所，如张堰、松江、崇明的慰安所，还有一些坐落在市区的慰安所，如当年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西路校区）的慰安所。另外，个别慰安所的位置根据时序进行了重新编排，很多位置图也再次确认后重新绘制。2016年，像“海乃家”这样的慰安所建筑需不

需要保存引起社会关注，中央电视台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记录了这场争议，并在该年的12月17日《新闻调查》中，用50分钟的时间放映了《一座慰安所遗址的去与留》。该片播出后，引起了震动，许多市民要求保存这一旧址，但政府有关部门似乎还没有下决心。

那么，172家上海日军慰安所是不是最终的数字，显然不是。

举个例子，1932年冈村宁次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后，即分散到日本陆军阵地吴淞、大场、江湾、纪家桥、庙行一带，这些地方很有可能设立了多个慰安所。但由于目前还找不到更多的、确切的历史信息，所以本书将这个“‘慰安妇’团”作为一个慰安所看待。

新发现的史料还会出现，这里再举一例。

最近找到一份资料，指出抗战刚结束，就有人揭露汉奸文人陈彬龢战时在上海开设慰安所。

陈彬龢（1897—1945），江苏吴县人。陈彬龢的身世是个谜。仅知他的母亲曾在犹太裔富商哈同的夫人罗迦陵身边做过侍女。陈彬龢因为这一层关系，1917年到上海，在哈同创办的哈同女校当上了一名教师。可是不到一年，他因过失被辞退。后去北方担任中俄大学总务长、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等职；因参加1926年3月18日的反帝爱国运动，陈彬龢的名字与李大钊、吴稚晖等文化和教育界精英一起，出现在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令中，于是逃到上海。在1928年，陈彬龢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调查班谍报人员岩井英一拉上了关系，由此成了驻沪总领事馆重点培养的情报人员。岩井英一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既是外交官，又是谍报人员。1929年起，陈彬龢在岩井英一支持下编辑出版《日本研究》（1931年12月停刊）。1931年春进申报馆工作，任社评主撰，以左派“爱国志士”的面目出现，曾撰文谴责日军暴行。1932年底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戈公振、邹韬奋等一起发起筹备出版《生活日报》。1936年夏去香港。第二年由日本海军部支持出任新《申报》社长，沦为汉奸。

《泰山》1946年第9期刊文《陈彬龢开设慰安所发财》指出：

去年春天，敌人尚盘踞京沪杭三角地区，闻有美军先来攻略上海的情报，驻东北之敌关东军遂源源开来江南，有谓开到十万者，有谓仅六万者。不管开至多少，但在上海到处可以看到敌军，人心惶惶。物价因之飞涨尚属于小事，随后听见又有敌兵士强污女同胞的谣言。明目张胆侮辱掠夺系一种谣啄，但在街路上调戏妇女，则确有其事。对于骗钱最聪明的陈彬龢，脑筋一动，便去拜谒。敌军当局听见陈述的献策，不禁大加赞赏。陈逆又提议，分向中日商人募捐，以作开办费。敌方军当局觉得，中国人方面尚深明“大义”，愿慰劳“皇军”，敌方商人当然有相应义务。陈逆就得将敌军部威势，压迫中日双方商家捐出巨款。汇交陈彬龢开设慰安所。陈逆除在海格路开设一所堂皇华丽慰安所外，并在市内各二三流旅馆中分设慰安所支所，陈逆因此获得数百金条。只要荷包重，不怕当龟公。可惜陈逆夫人未参加此种慰安，所以丈夫之劳耳。此后敌方对陈逆更加信用，认为陈逆可教。

解读其中的信息，时间是1945年春，陈彬龢在海格路就是今天的华山路开设了一家“堂皇华丽”的慰安所；尤其重要的是，陈彬龢还在上海一些“二三流旅馆中分设慰安所支所”，具体数量尚不得而知，但这也是日军慰安所的一种形态。

海格路慰安所具体设在哪里，还需要考证。这个慰安所也许可作为上海第173个日军慰安所。

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仍在不断补充和修正中。这表明要揭开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是非常困难的，往往需要长期的、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

就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媒体传来“大一沙龙”旧址上将会建立“慰安妇”纪念馆的消息。《新民晚报》刊登新闻指出，虹口区政府已决定，将在东

宝兴路遗址建立陈列馆，“‘大一沙龙’更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在此建立陈列馆，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和历史意义。”¹这是包括我们这个团队在内的众多人 20 多年奋斗的目标之一，期待早日建成。

苏智良

2017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0 月 8 日补充

¹ 俞亮鑫：《“大一沙龙”将建“慰安妇”陈列馆》，《新民晚报》2017 年 5 月 14 日。

目 录

绪论 “慰安妇”制度与上海的日军慰安所 / 1

1 大一沙龙 / 31

2 三好馆 / 46

3 小松亭 / 48

4 永乐馆 / 50

5 陆军“‘慰安妇’团” / 52

6 伦敦酒吧 / 56

7 心酒吧 / 60

8 伊甸园酒吧 / 62

9 阿里郎酒吧 / 63

10 少女酒吧 / 65

11 亚细亚酒吧 / 67

12 光酒吧 / 68

13 乐酒吧 / 69

14 贝贝酒吧 / 71

15 伯格斯酒吧 / 73

- 16-29 美楣里的慰安所 / 75
- 30 东优园 / 84
- 31 大胜馆 / 86
- 32 春园 / 88
- 33 虹口行乐所 / 91
- 34 上海军人俱乐部 / 100
- 35 沪上园慰安所 / 101
- 36 旭俱乐部 / 103
- 37 风月庄 / 107
- 38 沪月 / 109
- 39 末广海军慰安所 / 111
- 40 东宝兴路 135 号慰安所 / 112
- 41-42 东宝兴路 8 号、260 号慰安所 / 113
- 43 六一亭 / 114
- 44 四川里 52 号慰安所 / 117
- 45 曙庄 / 119
- 46 南昌上海馆 / 123
- 47 三新里 2 号慰安所 / 124
- 48-55 虬江路松柏里的慰安所 / 126
- 56-58 虬兴路顺兴里的慰安所 / 128
- 59 映生里 3 号慰安所 / 130
- 60 余乐里 19 号慰安所 / 132
- 61-62 フロクター酒吧和 Idealism 酒吧 / 133
- 63 虬江支路 116 号慰安所 / 135
- 64-65 海能路 26 号、31 号慰安所 / 138
- 66 水乐庄 / 139
- 67 远东舞厅 / 140

- 68 新田食堂上海支店 / 142
- 69-72 广东街的慰安所 / 144
- 73 军之友社 / 148
- 74 三亚贸易公司 / 150
- 75-77 虹口旅社及其他虹口慰安所 / 155
- 78 海军くがぬ俱乐部 / 158
- 79 文路的“花月”料理店 / 160
- 80 武昌路 338 号慰安所 / 161
- 81 日之出酒吧 / 163
- 82 汤恩路 260 号慰安所 / 165
- 83 海乃家 / 167
- 84 海乃家别馆 / 184
- 85 公共租界的慰安所 / 191
- 86 蒙特卡罗酒吧 / 194
- 87 太仓路慈云别业慰安所 / 195
- 88 梦花街慰安所 / 197
- 89 南市食堂 / 205
- 90 靠近法租界的慰安所 / 206
- 91 大上海旅馆慰安所 / 212
- 92 北火车站路局大楼慰安所 / 216
- 93 浦东庆宁寺慰安所 / 219
- 94-95 旗昌栈的两个慰安所 / 222
- 96 杨家宅慰安所 / 229
- 97-111 江湾的慰安所 / 273
- 112-113 政府路、三民路的慰安所 / 283
- 114 大康纱厂附近的慰安所 / 287
- 115 千田、深谷部队慰安所 / 288

- 116 羽田别庄 / 289
- 117 上海寮 / 290
- 118 突击屋 / 291
- 119 恭兴路军人俱乐部 / 292
- 120-136 吴淞的慰安所 / 293
- 137 上海郊外的慰安所 / 300
- 138-142 嘉定的慰安所 / 307
- 143-145 青浦的 3 个慰安所 / 311
- 146 崇明庙镇慰安所 / 313
- 147 崇明城桥镇慰安所 / 321
- 148 浦东高桥慰安所 / 324
- 149 浦东塘桥慰安所 / 327
- 150 浦上路 6 号慰安所 / 329
- 151 松江第一慰安所 / 334
- 152-153 宝山城隍庙、罗店慰安所 / 335
- 154 罗店镇米家祠堂慰安所 / 337
- 155 杨行“长谷川青海川慰安所” / 339
- 156-157 马家宅、徐家宅慰安所 / 342
- 158 丰田纺织厂慰安所 / 344
- 159-160 乍浦路两个慰安所 / 347
- 161 顺安里慰安所 / 350
- 162-163 塘沽路慰安所 / 353
- 164 昆山路慰安所 / 357
- 165 龙华慰安所 / 360
- 166 峨眉路日本海军直营慰安所 / 361
- 167 张堰油车村的日军慰安所 / 374
- 168 朱家宅慰安所 / 375

169 大夏大学慰安所 / 378

170 妙凤楼慰安所 / 381

171 松江中南街慰安所 / 384

172 松江特殊慰安所 / 388

附录 1 上海日军慰安所统计表 / 391

附录 2 关于闸北、虹口慰安所组合 / 403

后记 / 414

绪 论

“慰安妇”制度与上海的日军慰安所

“慰安妇”，日语发音读作“IAN FU”，英语为“COMFORT WOMEN”。“慰安妇”是指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一词也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慰安妇”的实质是日军的性奴隶，因此英语中越来越多地使用“SEX SLAVES”；而“慰安妇”一词是加害者一方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军官兵所采用的用语，正因为如此，至今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仍坚决反对使用这一名词。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期间，出于将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而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工具、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军事性奴隶的制度。这一战争暴行，极大地侵害了被强迫女性们的人格、人性、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使她们蒙受了无比巨大的肉体 and 心灵上的痛楚。“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特异现象，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

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慰安妇”自然是战争的受害群体之一，但由于“慰安妇”是1992年以后才被人们重视和揭露的战争罪行，因此过往的战争受害统计，并没有将“慰安妇”受害者包括在内。

国际学术界公认，日本“慰安妇”制度发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恰恰可以以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之演进来表述。上海曾是日军慰安所存在时间最长、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日军慰安所之典型，由此可见一斑。笔者拟对日军在上海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受害者人数作一论述¹。

一、资料与调查情况

（一）资料

本书的资料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战争时期形成的书籍、报刊资料。该部分资料形成于战争时期，编写者为那个时代的亲历、亲见、亲闻者，比较可靠。如战前和战时，连续在上海出版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上海北四川路日本金风社），其中非常详细地罗列了很多日军慰安所。赵炳淳（白川秀男）所著的《在支半岛人人名录》（上海白川洋行1942年版），披露了不少在上海的朝鲜人设立的慰安所。朝鲜总督府官方外务部编著的《中华民国在留朝鲜人概况》（京城1939年版），记录了在华朝鲜人的活动。战时的中国报刊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宋美龄写的《抗战建国于妇女问题》（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月15日），揭露了日军在上海的各种暴行，包括对妇女的暴行。《新华日报》1938年2月1日刊登的《敌淫污闵行妇女五百名》，也非常重要。还有《孤岛近讯》（载《妇女生活》，第5卷第12期，1938年）、范式之等著《“皇军”的兽行》（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上海的地狱——敌寇的行乐所》（《大公报》1938年2月

¹ 本文所指上海为今日上海直辖市之管辖范围，特此说明。

27日)等,也披露了不少慰安所的信息。

第二,档案资料。该部分资料主要有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档案,如该馆制定的《1936年在沪日本人特种妇女的状况及其取缔》(收入吉见义明编的《从军“慰安妇”资料集》)、《昭和五年在上海总领事馆警察事务状况》(载《警察史·上海1》)等。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厅藏的《关于设置陆军慰安所与“慰安妇”募集的警察史料》等,可以确认日本政府与慰安所的关系。还有一些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敌伪档案,如伪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批准设立的虹口闸北的慰安所公会,该会曾制定规约,发布《上海虹口平康福利会通告》《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局、警察局呈文》(1941年11月26日)、《上海市虹口闸北区慰安所组合会办理慰安所登记户数报告表》等,明白无误地确认敌伪当局与设置慰安所的关联。至于浦东草镇慰安所、浦东路慰安所设立的申请书、日伪市级机构的批准和简图等,更是确认这些慰安所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吉林省档案馆所藏的华中日军宪兵队档案中也记载有“沪西”的两个慰安所。

第三,当事人回忆录。如麻生彻男的《从上海到上海》(石风社1994年版),麻生作为日军在上海负责“慰安妇”体检的军医,他的回忆录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史料,颇有价值。《“海乃家”——上海海军慰安所的故事》的作者叫华公平(本名坂下元司),其父是“海乃家”慰安所的老板,这一笔名正是来自“海乃家”的所在地——公平路公平里,战时他曾帮助父亲管理慰安所的钱财等,20世纪90年代初重返上海故地,所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本第一师团老兵荻岛静夫在他的日记中刊载的两张上海丰田纺织厂慰安所“慰安妇”的照片、今井守之拍摄的松江慰安所的照片,他自己取名“慰安所外”,均是极具史料价值的。

第四,资料集和研究著作。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主编的《从军“慰安妇”资料集》,刊登了很多日本政府、日军的档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记录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有关上海慰安所的档案。金一勉的《天皇的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三一书房,1976年版),探讨了上海慰安



苏智良在日本久留米市与近藤先生合影
(西野瑞美子摄)

所与朝鲜人的关系；孙科志的《上海朝鲜人社会史研究》一书（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也对朝鲜人经营的慰安所作了分析。上海文史资料和专业志所刊载的有关慰安所的内容，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二）调查情况

自1993年起，笔者对上海日军慰安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笔者最初从杨家宅慰安所开始调查，继之系统调查“海乃家”、“大一沙龙”和江湾地区慰安所，然后对全市各地的慰安所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如笔者对日本东久留米市市民佐藤的调查，1994年起对原“大一沙龙”慰安所工人陆明昌的调查，对杨家宅慰安所、“大一沙龙”数十次的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还有来自一些当事人的信件，都是揭开历史真相的铁证。多年来，不少上海市民给笔者写信，提供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如陈炳荣老人，他的家被日军占领后，被日军用来开设旗昌栈军官和士兵慰安所。在20多年的过程中，数十位研究生、本科生曾参与调查，为搞清楚这一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笔者及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了长期的查访。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在崇明查到朱巧妹、陆秀珍和郭亚英等人，确认她们为“慰安妇”幸存者，2000年起对她们进行了援助，并请上海市卢湾区公证处对她们的受害事实进行认定，出具了公证书。此后，尽管在寻访中国受害者方面受到了挫折（有些受害者担心被媒体曝光，给自己

和家庭带来压力，否认自己是受害者），但仍在市中心找到了来自朝鲜、后加入韩国籍的玄大娘和朝鲜国籍的朴大娘，她们提供了在上海遭受日军摧残的事实回忆。对于这些受害者，我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一直援助至今。当时，对于朴又得、玄炳淑两位老人的苦难经历，我们承诺在她们生前不公开她们的经历和肖像，并对她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援助。现在，两位老人均已去世多年，本书中第一次公开她们的遭遇。

以上资料的掌握和口述历史的收集，使得本书更加具有科学性、真实性，甚至是唯一性。

二、日军上海慰安所概况

（一）上海是日军慰安所存在时间最长的城市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

自晚清始，上海就是日本海军在海外最大的基地。为了给海军陆战队官兵提供“卫生”的性服务，早在1931年11月，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等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风俗营业酒吧，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不仅要求其对日本军队开放，还要求其接受军医的身体检查。这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此后，“大一沙龙”慰安所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长达14年。20年多来，上海师范大学团队对“大一沙龙”遗址进行了反复调查，该慰安所全盛时代有5幢房屋，“慰安妇”50～80人，14年中总受害者应有数百人。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所谓“慰问战地官兵”的女性，并未见有被称为“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称为“卖春女”“酌妇”。“慰安妇”一词正式的使用，约见于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后。后来担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此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正是他，为了维持日军败坏的军纪，首次要求日本关西地区的行政当局招募日本妇女，集体来沪“慰问”日军，他采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慰安妇’团”。1932年3月，